

75
1945-2020

西行散记（二）

巴中59届 梁碧强



酒吧，好在酒仙祖慰在，那就少不了要喝酒。大家都应记得，每次聚会用餐时，只要祖慰在，每个餐桌上都会有祖慰送的两瓶酒，怪不得福庆说，祖慰不在场，就没有酒喝了。福庆还对我说过，印尼鹰记航空公司正因为祖慰的建议，飞机上提供的红酒质量就上档次了，能喝酒的同学不妨乘鹰记航空的飞机干他两杯。和祖慰一起喝酒聊天确是非常惬意的事。他懂得很多关于红酒的文化，他告诉我们如何品酒，在什么温度下，红酒最香馥、最醇厚、最好喝，红酒要用怎样的酒杯，如何端酒杯，等等。我想起，有些资料说，一些饮品，例如咖啡、例如茶，在某个温度下是最香浓的，如何沏茶，用什么茶杯，用多少度的开水沏等等。酒文化、茶文化、咖啡文化……生活如此五彩缤纷！去年，由于眼镜协会开会，作为主席的祖慰未能参加珠海聚会，大家就没有酒喝了。然而，不甚喝酒的裕铭便给我写了一首词《浪淘沙·酒》，在这

里我把它写下，供大家（不管会喝酒不会喝酒的同学）品尝，共飨，以纪念和庆祝校友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和友谊。

浪淘沙·酒
清酒杯白酒，
香飘千秋。
结伴青春壮志游。
人生当歌销千愁，
一醉方休。
浑浑杯浊酒，
最迎老友。
沧桑历尽倍怀旧。
莫恨风霜醉明月，
一片锦绣。

船，第二天才起锚开航，浩瀚的江水扑面而来，“君不见‘长江’之水天上来”？我们心中油然升起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”，是景，是物，是诗，是情，是古，是今，浑然一体。好妙！我们被包裹在景色秀美的山川中，又仿佛拥抱着锦绣山河，大好风光。风光好，千里纤夫都不见，知向谁边？世上空前绝后的、伟大的历经十五年建成的三峡水利工程展现在我们面前，“高峡出平湖”。据资料说，当蓄水达到一百七十五米时，水面积就相当于六

个香港之大。我们因此感到非常兴奋与自豪。这项伟大工程是在孙中山先生的“治国方略”中提出来的，犹如海南建省，亦然。该项工程五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勘测筹划了。虽然对此项工程有不少争议，说是对地质结构、对生态、对环境、对景观有重大影响；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不懂。还有一个说法是，万一打起仗来，遭遇导弹袭击不是很危险吗？我们同学在船上都有如此的交谈和议论，当然我们都不是军事专家。但我也想起一件事，七十年代初，在“一号令”下，首都八大学院要搬家，也包括我大学的母校钢铁学院要搬到三线四川攀枝花，而面对中蒙边界、苏联陈兵百万的险恶态势，耗时十八年才建起的包头钢铁公司也要搬家，此举，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后来，周总理说，当前世界上最怕打仗的是哪个国家？是日本、而日本最主要的钢铁企业、制造业等重要行业大部分都集中在

其沿海地区，一旦有事，不怕被摧毁吗？于是，搬迁就被停止了。然而，时代变了，现代科技突飞猛进，什么导弹、反导弹、太空武器，有矛有盾，有盾又有矛，层出不穷，眼花缭乱。世界真热闹，愿“寰球同此凉热”。

过五级船闸，我们的船就像爬楼梯一样。十四日下午上岸游览了白帝城，自然想起了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……”这家喻户晓的诗句。诗人李白的浪漫也太妙了吧！虽然我们乘坐的现代邮轮，上行从宜昌至白帝也尚需些时日，诗人留给我们想象的时空也太丰富了！可见，李白被赐金放还时面对“江山如此多娇”之心旷神怡了。对我而言，令我毕生难忘的莫过于十五日下午上岸去鬼城酆都了。我踏碎了黄泉路，勇闯了鬼门关，而那天，正是我的生日哩。晚上，船上举行了欢送宴会。筹委会把我安排在贵宾席，同席的有裕铭夫妇，维理、良发夫妇等。席间，出

我不意，明渊、幼娥夫妇突然走来向我道贺生日，还送了生日礼物，令我激动不已，非常感谢！我同桌的同学还不知道此事，直到船主（老外）和船长在致欢送辞后才宣布生日名单，每桌端上生日蛋糕后，同桌同学向我道贺，老大瑞泉、祖慰、福庆等好多同学也纷纷走来向我道贺，七十年来的一刻我更是激动，非常荣幸，然千言万语，只有化为深深的谢意。是的，毕业五十二年后过的生日，竟浸泡在二百多位同学及其亲属友谊的海洋之中，在船上！这是我一生难以忘却的！

晚上，我们的船缓缓驶入了重庆朝天门码头。天下起了蒙蒙细雨，宛如隔了一层婆婆的轻纱，隐隐约约勾画出了璀璨灯火下的重庆雾都。好美的重庆夜景啊，堪比香港之夜！

第二天，十六号，吃过早餐，我们便登岸，踏上了美丽的山城——重庆。以往，在三峡工程完竣之前，我们要登上一百多级又陡又峭的石板台阶，而今只需十几个台阶就登上岸了，何等轻巧，所谓“水涨船高”。天，似雨似雾，亦真亦幻，酷似一帘春梦，降下了三峡大联欢的帷幕！

但，西行仍在继续。非取得“真经”，岂能罢休？应部分校友之托，我们组织了三峡聚会后的重庆四川游。如果说，刚过去的聚会是“阳春白雪”的话，那么，继续西行的餐饮住宿便是“下里巴人”

